

世

界亡國稗史

丁未中望城梅

孫寅王

蔡晉伯題

● 民國告警 ● 意注民國 ●

論 國 中 吞 併

中國一片乾淨土竟有他人倡併吞之論豈非駭吾中國人之聽聞乎慘哉此直視吾中國四萬萬國民無一人能治吾中國三萬萬方里之土地簡直已處於釜魚俎肉之列矣嗚呼中國嗚呼中國國民是書乃日本法學博士小寺謙吉原著中國留學生丘引夫丘天羽陳臥子何子政四君爲警告國民起見悉心纂譯其內容於列強對吾華之政策分道揚鑣無非以併吞吾中國爲目的○國民乎○國民乎際此危急存亡之秋亟宜覺悟自當攘臂而興以圖自全之策也此書爲警睡夢之木鐸圖謀自全之良劑願吾國民各置一編定價一元四角特價六折出售大洋八角四分

發行所上海
棋盤街交通路
交通
圖書館
分館在蘇州觀前街各處
省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中華民國六年十二

版 權 所 有

(名著小說)

世界亡

定價

編撰者

校訂者

發行者

分售

總發

26.14
682
1:
亡國稗史序

劉鐵冷

閱牆禦務憂患方來取子毀巢流離孰憫雲飛六蠹僭稱大樹將軍星宿九邊羣
知棘門兒戲竟爾戈操同室釁啓蕭牆寧爲鷁蚌之爭不顧國家之重斯眞憑社
之鼠毆爵之鷁也楚地雲愁猿猶知泣黔天雨苦鳥亦含啼至爲萬物之靈僅樂
一人之利宮室禾黍華屋山邱識者憂之至無日矣我友南邨怛傷世態哀輯軼
聞集波蘭印度越南朝鮮諸國事顏曰亡國稗史展江郎之筆寫屈子之憂墮淚
皆碑掃愁無帚間讀至空山遇害木杪猿悲絕地被俘井中魚泣亦或屍投濁水
虎負出而登隄骨葬荒郊鶴悲鳴而繞樹不覺起而拔劍恨欲穿衿悔不爲斬獨
夫之頭懸諸太白濡流民之血繪以丹青矣凡我國民藉此前車垂爲殷鑑勿安
危巢之幕而同蹈井之蛙則我友南邨然脂暝寫弄墨晨書大好光陰乃不虛擲
發刊日是爲敘

民國六年古歷七夕古邗鐵冷謹撰

亡國稗史目錄

義烈雙鴛記

(印度)

亞勒白軼事

(埃及)

金環記

(緬甸)

鰈恨

(波蘭)

邯鄲客語

(安南)

阮尙賢

越南義士小傳

蘇晉比別記

(韓國)

南浦漁俠

韓國義士小傳

韓國學生上清貝勒載濤書

三臺遺恨錄

(臺灣)

亡國稗史

楊南邨輯著

義烈雙鴛記

印度爲亞細亞古邦。其文物典章。早燦爛於三千年前。徒以民習佚惰。俗尚奢侈。分族等以離。人心急私。仇而招外侮。獨立之精神。既耗。渙疲荼無復可言。隣隣旁觀之英人。遂取而代之。如囊中物。強據其土地。奴隸其人民。苛法重稅。雨慘風淒。雪山肱河之間。竟無復印人之自由。空氣徒見披帛纏帕之民。挺其昂藏七尺。軀標亡國馬牛之微。於世界嗚呼。毒矣。慘矣。痛矣。不可復言矣。然吾聞之。金輪城壯七寶宮。嚴釋迦牟尼之遺教。流風固猶足以沾丐後世。若使二億蒼生。遂爾俯首帖耳。嚙口結舌。蠢蠢碌碌。於鞭箠之下。而無少抗拒。則所謂神明之胄者。當不至於斯極也。觀夫一千八百五十七年之事。而后知金剛無畏者。乃大有人。而吾又安可惜此尺幅寸管。不爲此無名英雄。播其芳譽於世界乎。

莫臥兒帝國。既分裂。內地諸酋。長互攻無已。時耶蘇教已侵入全國。人民溺於外教。愛國之念日薄。尊外之風。日甚。視外人如天帝。鑑夢甘承。對同種如仇讎。睚眦必報。離心離德。公義消沉。英人乃乘間漁獵。安官設司。重斂苛征。毒刑虐政。於是人民塗炭。七年間。餓死者殆數十萬人。而英人彌肆曾不閔恤。印民不堪荼毒。遂揭竿起事。義旗一揚。四方雲應。剛腸熱血之士。咸思效死。以與英讎。而呂斯者。尤衆中之翹楚也。呂斯本帕黎亞族。智慮絕人。夙懷匡濟。徒以族類低賤。不能自致。青雲然目擊祖國之淪亡。英人之橫暴。莫不

封心鎖腦誓捨身以雪此仇遂與同志組織義勇軍謀襲英軍於羅喀村村距孟買三十里形勝極險要英兵一小排方駐於村南之佛寺日出搜羅名為捕緝奸宄實則藉以行其蹂躪賡剝之辣計於是閭閻殿屎雞犬不存凡一衣一食之美莫不爲英人指摘攘奪而去曰女儕亡國奴安足享用如是哉有曼伯依者昆舍族之好女子也修眉媚顰亭亭若汜露之花而其心地之高明性情之肫摯殆亦如之昆舍本貴族其父又嘗爲名宦故門閥爲一村之冠英人誕視已有日徒以世家方族人望所歸未敢遽犯而招衆怒然處心積慮則愈久愈深矣一日曼伯依獨行於海濱仰視長空一碧大海茫茫魚遊鳥飛方極自由活潑之天趣忽聞漿聲拍拍羣鷗皆驚飛衝起曼伯依大震遙見半里外一白色小艇排浪而來則英人之巡查隊也不禁喟然自念曰大好河山遂爲異族憑陵至此鷗鷺且不得安何況於人涉想至是乃低首及胸若不勝其悲慟者忽聞人聲大嘩曰捉此犯囑賊曼伯依懼然反顧則巡查五六人已登岸直奔己身而來女郎雖震駭然自省無罪亦屹立不動旣而一黃鬚高鼻佩短銃者厲聲呼叱曰囑禁嚴若詎不知何敢藐我帝國之法科而私取流鹽以干咎女郎顫聲曰噫是何言儂安需此流鹽父安有流鹽者旁一侏者冷笑曰女言殊有味彼沙畔晶瑩者非女所欲得者耶實告女乃公鐵石腸非爾之媚火所能軟化女巧言無用也女郎視沙畔果有遺鹽不覺惶惑失主旣復大怒曰女輩英人皆狼虎耳攘奪我土地殺戮我人民橫征暴斂至一撮之鹽加三十倍原價之重稅意猶未足復廣佈爪牙陷窰坑害吾民吾一弱女子詎能干法犯科然旣墮女儕之羅網中夫何辯言死而已矣安肯乞憐於若輩非人族類之虐狼乎言已侏者乃大笑曰女言誠當

比吾儕於虎狼。甚善我。英人固以雄武霸世界也。黃髮者曰。勿多言。且送之羅喀村。搜其家族。同致於法。麻衆唯唯。黃埃起處。直如風捲殘花。擁此絕世女郎而去。

女郎父已逝。惟一母。髮斑斑已垂白。自女郎出後。久不歸。方以爲念。忽英兵七八人排闥入。不詢是非。徑繫母。餘衆捲什物毀室。室烟霧迷濛。逮英兵去。而曼伯依之居。徒存瓦礫。已於是悶。村大噪。人咸憤激。知女郎尙囚於陸軍犯獄。乃謀刦取并悉殺英人。以洩忿。時呂斯方合衆謀羅喀。遂納其村人之言。約爲援應。卽夜襲英營。英人方高枕酣眠。謂印民皆鹿豕耳。彼安能有異志。及呂斯之衆已摩壘。尙聞計聲。哨兵方欲呼爲遊擊卒。所殺於是三四壯者。踰垣入縱火焚中軍村。衆亦合圍殺聲大震。英兵咸倉皇驚起。棄械而逃。義軍乘之盡殺其類。乃破營監求曼伯。依適守卒方欲挾曼伯。依出。呂斯遙矚之力躍而前。揮刀斷卒首。血濺曼伯。依面。女郎暈去。其母亦以驚震而死。呂斯乃命部衆昇女郎。自率村人撲火熄。整救軍衆。傳檄安民。大印度之徽幟。遂復颺風。耀日飛揚於羅喀村上。觀者感動。競出財力以助軍。呂斯與二三同志宵旰晷畫。謀攻孟買之道。而英人知羅喀反動之消息。亦徵調大軍來。猶伐呂斯。旣聞報。卽令軍中備戰。身往各地觀測。形勝。定攻守之略。傍晚歸。疲極憩於椰木之陰。以指畫沙。搢頤凝想。忽聞有柔脆之音呼之曰。先生勞矣乎。仰首視。則一娟好之女郎。方嫣然立曰。先生爲國事焦疲至此。上天實鑒君之忱。兒願上天降福於君。降福於印度。俾印人永脫奴籍。而君實爲之主宰也。呂斯錯愕曰。女郎言重矣。夫使祖國陸沉同胞牛馬。鉅創痛。越何以逾斯。稍有人心者。固皆將忘身舍命以競存爭立。保國卽所以保身。家若僕者。正愧孱弱之無以。

盡其責。又安有勞苦之可言。蓋前日者。吾人方委頓於白人鞭朴之下。求如斯勞苦之時間。一杪一分。且不可得也。吾亦惟有祝天之降福於印度。而使吾人長享如此之勞苦滋味耳。雖然。女郎之意。亦良厚。僕如瘡馬。得此鞭策。或可一躍而陟當前之崔嵬。嗟夫。英軍至吾人之崔嵬。已現矣。女郎聞言。乃肅然曰。先生言足使頑懦警立。兒受教矣。然時已晚。願先生安歸。呂斯即起曰。然。吾尚須佈署夜巡之事也。遂匆匆返營帳。女郎亦飄然衝烟行。是夕。羅喀村。乃大戒備。明晨。英人以砲轟擊義軍。出應戰。然器械不利。雖勇終無濟。越時許。死傷漸多。人心益憤。呂斯曰。敵砲猛烈。只利遠擊。我軍須依蔽灌莽。往襲之。陷其陣。則砲無用。而敵可虜也。於是部卒咸呼蠶湧入。英陣殺慘。無算。奪其大砲二。英軍被迫退去。義軍凱旋歸。兵氣乃愈壯。閤村皆歡呼。印度萬歲。及夜。呂斯坐帳中。方計後此之戰。略忽一侍者以緘入。拆而視之。書曰。

凶狠殘暴之英人。今日竟爲我軍所大敗。此空前之榮譽。誠足爲二億蒼生。洒其羞辱。兒安能不賀。先生而爲祖國前途祝。昨聞高論。尤見先生智慮卓越。助非妄集兒亦願竭其棉薄。服膺禱之末役。以爲先生助。至先生拯我之恩。則非空言所能報。不敢贅瀆。以冗。君子也。

呂斯反覆展玩。陡憶前事。不覺大感動。亦援筆答之曰。

曼伯依姑娘鑒。昨日失察。未省爲姑娘言多簡瀆。幸不見過。而重以書獎。僕賴父老昆弟之力。幸能少盡天責。何敢貪天功。而勞姑娘之寵賀。幸姑娘勿言重僕之罪也。惟姑娘以千金體躬。儕役願爲操戟之卒。分辛苦。此種風義。直足使二萬之同胞感泣奮發。僕敢爲全軍健兒謝姑娘。并望能珍愛玉體也。呂

斯謹復。

書竟命侍者送之。乃倚椅而思。自語曰：曼伯、依、誠、好、女、子、貴、族、中、之、麟、鳳、也。語未竟，砲聲忽作。驚曰：此必英人來襲吾營也。急掛劍出，同志中十餘人皆出，傳令合衆迎敵。一時彈雨橫飛，火光四發，英軍如潮而至。狂戰至午夜，義軍死亡過大半，指揮者喪十之八九，勢不能支。英軍乃長驅而入。呂斯時已受傷，觀事急，憤欲自殺。一義兵奪其刀曰：先生何可死？死國亦死，永無重與之望。已願速行，圖後舉。某請代畢此志。遂自劍。呂斯大慟，抽刀而誓曰：吾苟不能酬斯志，願粉骨以報。君遂辟道行，過醫傷院，火光方穿屋，照林木如浴血狀。極慘寒風吹來，一片啼泣悲慟聲，刺腦欲暈。呂斯不禁涕泣，闌干曰：覆巢無完卵，亡國况味又豈世人所能億其萬一？回念醫傷院婦孺多寄居曼伯依，亦廁其內，詎可坐視爲英人侮辱者？即趑而入，自外至內，唯病者數人，皆待死，不願去。曰：此火佳，此地猶佳，舍此尚有乾淨土爲印人死所乎？呂斯嘆息而出，恐爲英兵所見，匆匆走辟。英兵方捉人投火中，恣爲笑樂。呂斯俯不忍觀，向叢林中竄去。既而足忽滑，跌仆於地。兩英人自林中拍手笑出，狀極猖獗，取繩縛呂斯，罵曰：狗女！今識女主人否？呂斯仰嘆曰：天乎！時際印度之退候，淫雨連朝，形雲如幕，大地沉沉如墮地獄，殆已十數日不見星日。飢鳥餓鷗飛鳴掠食羣集沙連司之上，啄人肉怪啼若鬼。當此幽黯慘厲之時，沙連司之輪穴中有一韶年女郎，舉眼望雨，結眉若有重憂而顫，形容雖沐雨櫛風，尙呈端麗之色，亦如名葩雖萎，光澤猶存。亭亭自憐，其影旋自語曰：天乎！印度終亡乎？呂斯竟不可救乎？既而毅然曰：曼伯依，此女之責也。天使英人惑於呂斯之言，暫留之，將以收。

撫遺民是實授汝以良會也奈何不努力旋聞啼聲得風過屍臭大作女郎掩鼻不言淚簌簌下未幾日向暮風雨愈狂道上斷人行曼伯依乃潛蹤出沙連司向孟買監獄所疾行沙連司者印人棄死屍之圓塔也英人惡其穢不敢近女郎遂得從容匿居行其援救呂斯之計畫適獄中有糞除夫者印人也嘗爲曼伯伊家所卵育感恩念舊曼伯伊遂得藉之爲內援議火獄以出呂斯然苦無間計沮而未行是日天驟雨狂風吹人欲仆英卒之守衛者全弛曼伯伊乃與此糞除夫就屋中舉火屋老半倚於獄牆火發乘風大熾頃刻延燒及獄英兵亂爭鬪雨撲火一時烟霧迷茫人不相顧呂斯方抱膝吁嘆聞耗躍起力毀其呂奪門出獄犯均逸及英兵往追則九岐亡羊所得者寡已呂斯既脫縲絏殊自慶幸恐追者來竭足狂奔夜黑如墨亦不辨所至何處側聽人聲已杳度去孟買必已遠雨亦乍霽乃席地而憩念今日之事誠出意表或天心未欲絕印人抑死難英烈有以冥冥相保也顧吾此後又何以盡此未死之責而答天休慰亡友也乃閉目沉思既而飢腸轆轤不可按遏濡濕之衣裳亦粘裹如束身乃大困強持起行一步一躓道旁突出兩人舉繩障其足力摔仆地聲息未舒已羃眼反接橫曳而去呂斯飢疲之餘力不能勝沉沉暈去久之覺有微光射眼乃啓目視則身臥土室中室方廣約丈許壁懸小燈火光如豆才可辨面目印人三四方抱手旁立作驚惑之狀呂斯乃知已墮海盜窟心神略定起曰諸君此何地安所需於鄙人羣盜曰此得利林濱海奧區也但女殊不必問我儕若容憔悴而身創傷雨夜躑躅於海濱者又何爲邪呂斯嘆曰君等當不我害試請言之我呂斯也盜皆驚愕曰然邪然吾儕尙能記一而趨而視曰果也因伏地慚失聲曰不圖又得見公於

今日也。呂斯亦驚曰：君等何爲盜？曰：須公得知某情，實非盜。當羅喀村中大戰，日固曾隸公麾下，及英人破我壘，乃逸出。父母妻子咸被殺害。後又聞公被擒，銜英人乃刺吾骨，然自以力弱不能報仇，故竄匿於茲。日捕英人之查鹽者，殺之聊洩私忿，不圖得邂逅公，則吾輩或又有出地獄而見天日之時。呂斯聆之，亦錯愕。瞠目曰：果邪？既而曰：信已別未曾幾，何已不相識？則我輩處境之辛，茶乃不必更述。已旋復綴言脫獄事，相執而泣。衆皆曰：亡國之民慘苦如此，是不若鷄狗馬牛也。呂斯曰：事已至斯，夫復何言？然國雖亡，吾人之心不亡，人心不亡，國或未必亡。卽亡猶能發揚我神明遺胄之精神於世界，不較愈於國未亡而人心先死坐以待亡者乎？諸君健者，盍起而共策良謀。於是衆志復興，奮取乾糲進呂斯且食，且言。衆曰：詎此東南十里有毗陀廢堡，居民數十戶，地僻又英人所疎，備可資以集事。吾黨散匿邊野者，亦不尠。若得公出而號令，必能有爲也。呂斯大喜曰：事延則復生，盍卽行。衆皆喏諾結束而往。抵毗陀堡，晨鷄載唱，耳曙色濛濛遙見一帶椰樹影中，屋牙鱗比，毗陀寺之高塔矗出於萬綠叢裏，景至古麗。其前有土壘，類新築者，壘下小澗奔流聲冷冷如怨訴。一人前叩關述來意，遂內呂斯等於寺中，共備飲食問詢者絡繹於道，始多懼波及懷疑懼者。呂斯既爲之述國亡家破，非可幸逃英人之虐政苛法，尤不能坐冀其免，與其亡待刀砧何如奮起直追以作萬一回天之想。男兒雖死猶當以頸血染祖國江山，奈何蠢蠢如馬牛，必待磨刀霍霍者來而後帖耳授命以任烹割邪？衆皆感動呼而起曰：唯殺盡英人殄滅醜虜以重與我印度，否則亦與敵併死耳。卽日推呂斯爲義軍長，傳檄遠近共起救亡之師。於是授袂從戎，揭竿聚義者紛起，咸趨毗陀。呂斯乃重爲編列事。

少定。忽一人自伍出探懷出寸簡上。呂斯視其人老罷特其。又似曾相識。既忽悟曰。君非孟買犯獄之掃園夫邪。何至是。老人曰。然。請公先觀此書。再申吾惻。呂斯遂展書。字蹟殊艸。率似立而急。作者經雨汗蒸染。益模糊。彊辨之。略能成誦曰。

儂死矣。儂死儂志遂矣。身不幸而爲亡國之民。嘗徧亡國之滋味。乃知世人之所謂亡國者。徒酒酣耳熱。興高氣壯時之口頭快臆語耳。究其心中何嘗有亡國之戒懼。腦中何嘗受亡國之刺激。行事何嘗能公忠義勇。以求免亡之道。及於噬臍悔莫及矣。儂一弱女子耳。自恨無力。足以雪國恥。復國仇。然又不甘苟且死。又不忍不死。今乃得死所矣。君知之幸勿爲儂悲。須念儂歷萬苦千辛。謀所以救君者。今一旦而得逞。其快慰固當何似。且吾猶非徒救君。君乃儂所以救國。儂爲救國而死。死有餘榮。君更何用戚戚者。雖然。呂斯君儂實愛君者。而今而後。遂不復能面君。更不能書一愛字以達君。前則儂心要爲慘痛。痛不幸而爲亡國國民。卽一愛字亦不克自保也。然儂死猶能口呼君名。身化青燐。亦必照君高義護我印度之山川。於無極是儂仍能愛君。仍能愛國。仍無戚於方寸也。火盛矣。不復多言。前程珍重。曼伯依絕筆。

呂斯讀竟。淚下如泉。老人復進曰。姑娘於奴室。卽此書囑奴尋公而呈之。卽奮門出奴挾之走。不可言將乘時往釋獄中人。后聞爲英兵所得。判處死刑。前日已遇害矣。呂斯復哭揮衆退。反身入室。取箋重讀之。椎心大號。冥冥之中。負此膩友。吾何生爲。急取火焚書。拾灰吞之曰。吾且貯卿心頭。兜率宮中再相見也。卽令部衆拔隊。往攻城。甫出堡。遇英之巡查隊。斃其二。捕一人。或曰。此黃鬚奴。卽前日苦曼伯依姑娘者。呂斯大怒。

令鎖之軍中復行。明日乃與英軍之來攻者遇。遂大戰。然英軍器械尤銳利。苦拒竟免。呂斯知不能敵。率衆復返堡。扼險以守。欲徵四方援兵。英人乃長驅而前。合衆圍攻。砲彈如雨注。堡中房屋多延燒。更以皮帶吸火油環射。於是林木皆然。光燭天。盡赤。呂斯見勢已蹙。按劍登寺塔之最高層。呼牽黃須奴來。手自割其肉啖之。血流被面。狀猶猛。乃如天神大呼。曼伯依萬歲。既而舉刀呼印度萬歲。部下齊聲和。火既及。腐聲猶未已。數百人無一逃者。

稗史氏曰。自義軍事不成。英人之遇印民。乃愈辣。酷鞭朴。之毒虐。劉之慘。百餘年來。聞無天日。亡國况味。固可幸試者哉。世多謂印度波蘭馬牛奴性。然觀於呂斯。不亦烈乎。若曼伯依又何可及。使其國民皆若此。更得及時綢繆。或不至有今日。逮天柱崩。地維折。而後乃得腐心濺血以爭之。其志亦可哀已。今之治國家者。幸有殷鑒。毋貽噬臍。

亞勒白軼事

埃及當歐亞鎖鑰。地勢最爲雄勝。物產富饒。素爲歐人所垂涎。然終亞巴斯之世。整理財政。國庫充裕。無隙可乘。至塞德卽位。專尙奢侈。庫藏告罄。風俗華靡。民力潛消。重以蘇彝士運河之大工。資本不足。更不得不募數千萬之外債。於是歐洲強國乃乘機而償其多年慾望焉。時塞德死。依斯米爾承其後。繼續前王之遺志。欲籌鉅萬之資金。於千八百六十二年。借入一千八百五十萬元之外債。閱年。又借債二千八百五十二萬元。皆有非常之高息。除居間人及周旋雜費。其入於埃及政府者。實數共不過三千七百五十四萬元耳。

而埃及政府且以得借金銀爲榮。因有公私會合負債之舉。夫貧弱之國。忽得巨款。頓呈繁興。理所必然。故埃及之商工業及出口貨。皆有繁昌增加之象。正如燥渴之人。偶啜鴆漿。歛覺口輔生涼。而不念身命之喪亡。乃亦在此俄頃也。依斯米爾之政計。豈不同一可哀哉。而依斯米爾不悟自欣。外債之有效。更於千八百六十六年六十八年間。自英法募集八千九百四十餘萬之債金。以應國內繁殷之需求。自是債利日增。債額日鉅。歐洲資本家及投機者。復多方煽惑賄賂。交至於是。埃及政府見欺於流言。薰心於私利。不顧國家之前途。人民之負擔。而續續借入外債。然是時借貸之約。實有殘酷出人意外者。蓋每次借債。先扣利息。又索報酬。或彌補舊欠。而又並不交付現銀。只買跌價股票。計其原價付之。於是埃及之財政大困。欲清外債之利金。則款無所出。不清。則債主之逼愈甚。支絀情形。莫可言狀。英法兩國乃迭起干涉。設立管理財政局。由英法二國選全權委員主持之。登用歐人爲官吏。減兵費。裁官俸。預徵租稅。質押王室之地物。設立高等會合裁判所。蓋至是。歐人蟠據國王守府人民。則淚盡血竭。日委頓於債主之鞭朴。誅求而無已時。又值尼羅河水涸。飢饉荒亂。國政愈紛。歲入四千七百七十一萬五千元之中。以三千七百三十六萬五千元爲償付外國債主之額。以五萬供蘇夷士河課稅之用。所餘不過五百三十五萬。是卽埃及一年之政費。所資故官吏之俸。常積至數月不給。而僱用之歐人。則依然如昔。若稍遲緩。則控訴於會合裁判所。卽可擅支大藏省金庫之存款。蓋其時所用歐人逐年增加。漸至一千三百二十五人。所支俸金至百八十六萬五千元之巨矣。於是人心墳激。有志之士。傳檄互警。紛紛以救國保民爲詞。而運動最烈之國民黨首領亞勒白尤

爲持此旨、最堅最勇之英雄國民黨者。埃及人爲保護己國而起也。當依斯米爾中世尙不甚著。逮英法俄流依斯米爾於伊大利。擁立查比克風潮於乃大起。究其黨之興不外憤慨政治之偏頗。涵保國家之精神。剷除將士閥閥不平之等級。依國教莊嚴之勢力四事。而此四事實埃及全國人士所朝夕企盼之事。一旦亞勒白起而倡之。則其雲集谷應之概固當何如。論者謂自謨罕麥德阿黎以來實無能收拾人心如亞勒白者矣。

亞勒白生於下埃及沙漠小村。地與賽爾窩州相近。家世業農及長。入伊爾亞沙大學。學力不進。未及卒業而退。蓋大學必二十年乃卒業也。貌雄偉。寬膊廣額。兩目如炬。性剛果而有慈愛。氣故初見似甚威嚴。及與交接和藹。近人輒令人不勝其仰慕。善議論。聽者忘倦。尤精曉回教經典。熟於歷史。興亡之迹。故人民極敬仰。謂爲神聖之后裔。而現在之救世主焉。當塞德時。土耳其西爾加西亞把持官吏之局既破。亞勒白得自平民選爲士官。未幾塞德背教法。亞勒白極言直諫。無所顧忌。塞德大怒。杖之數百。褫其職。依斯米爾卽位。復起用。然亦忌其剛直。抑於下位。卒以故流之白河。使爲戍兵。白河去開羅數千里。地甚荒遠。戍者無生還之望。幸亞勒白因他事獲免。乃復退而修養。益以保國救亡爲懷。奔走警告。阿巴沙利亞之役。得掌輜重。戰后爲造糖局監督。因與局長意見相齟齬。棄職去。時方官中佐也。千八百七十六年與平民出身之文武官組織秘密黨。千八百七十九年排斥外人內閣。最爲有力。時埃及國內紛擾已極。新舊黨派之傾軋。外人官吏之干涉。政若奕棋。民苦賦稅。羣情騷動。上封事者日數十人。咸請黜歐人之任。大臣者創設立憲政體。依斯

米爾不得已命塞利夫組新內閣。罷歐人之閣員。各國領事乃大怒。立訴於本國政府。以強力迫依斯米爾去位。而立查比克。查比克既爲外人所立。而挾天子令諸侯之威。乃愈熾。時國庫已一貧如洗。租稅地產亦都質抵於外人。各國可設立管理局。以來武克南及英人米鱗克爲局長。權力幾軼政府。而上國人大憤。時宰相利亞圖。陸軍大臣奧門利克。夫又排斥異己。決行禁遏政策。以壓抑民意。擬先捕國民黨魁亞勒白。及其次亞利海梅阿白的亞爾。三大佐。然以三人得衆心。爲將士所歸服。恐生亂。定計至近衛營設伏。乘王子新婚。召三人俟入。卽捕之。交軍法會議。時馬茂沙脫米爲教部大臣。嘗與國民黨接近。洩其謀於三大佐。三大佐大驚。夜集同志會商於阿比得。遂有人曰。內閣既爲此陰謀。公等可伴應召。僕輩乘機以部下軍隊奪還。公等更迫政府。責讓內閣。豈非轉禍爲福之事。三大佐皆曰。可。翌日至近衛營。果被縛。既送軍法會議。所諸將士馳至圍其營。索釋三人。陸軍大臣驚駭失措。破戶而逃。三人無恙出營。卽與將士四千人同赴王宮。述人民貧困。外人干政之危險。且鳴陸軍大臣之罪。王不得已黜陸軍大臣。以馬茂沙脫米代。下令開委員會。以陸軍大臣爲委員長。拔亞勒白爲委員。討論增加軍備。升進士官。不限貴族。須由試驗。諸事然國中之閥閥將士。又不以爲然。歐人亦不喜此議。宰相利亞圖復議聯合外人。撲滅國民黨。於是內訌乃日急。千八百一十一年九月。亞勒白更率將士二千五百人同赴王宮。奏陳數事。一。內閣左右外人請予解職。二。非採輿論不能救亡拯急。請召集議員三。維持國威。抗拒外人。當恃兵力。請增常備兵萬五千人。翌日塞利夫亦有所奏。陳大旨爲定國是。公政務及獎勵工業諸事。國民黨之勢力。既若此。人心恟恟。不可抑遏。利亞圖之

內閣遂遭解散而以塞利夫繼之埃及王乃命亞勒白率兵退守亞歷山德亞勒白不從曰國家多難臣豈忍棄開羅時朝野上下痛惡歐人報紙亦日詆外政府之干涉爲無道請開議會實行立法司法行政之三權主義以振刷內政塞利夫亦納亞勒白之言欲召集議員而英法領事及監督官力阻之亞勒白發憤去開羅謂國事至此非訴以武力殆無解決之望時各處人民開運動會約數萬人羣集於亞勒白左右尊之曰保護埃及者連呼亞勒白萬歲護送至停車場外人見此咸大愕愕越塞利夫乃奏王授亞勒白以侯爵藉定衆望是年十一月召選議員英法兩國乃益持強硬之態度不許議會變更其財政預算不許更理蘇彝士河事宜一有動作輒以關係外債之利息爲口實而國政遂卽於死地外人又復煽惑埃及王摧抑議會之內容亦分裂又與內閣兩相對外交之事日見棘難塞利夫乃自請罷免而馬茂沙脫米乘衆人之望遂起組織新內閣以亞勒白爲陸軍大臣亞勒白以議憲政與王之意見相左解職去未幾復起爲陸軍大臣勢益盛是時藩閥黨西爾加西亞人奧斯曼伊比克素惡國民黨遂謀刺殺亞勒白并廢國王亞勒白偵知之捕送軍法會議而王爲宮人所迫遂借英法領事助力以特權赦免之內閣員乃大憤與外人之交涉益齟齬英法領事卽入告本國政府以軍艦迫埃及解散內閣員頗懼欲自去以避外敵後偵知英法所派軍艦僅二十艘兩國又不協遂決意與抗亞勒白經營軍備至廢寢忘食以應國家之急而英之謀埃及者其熱乃益高全國鼎沸若寇時至適土耳其忽遣使於埃及於是內閣大震不知其指相繼遁走其兀然不動支柱危局者亞勒白一人而已繼知土使來意有輔助民黨之義誼人心漸定勢力大增惟日備